

## 花山韵事六百年（上）

## 民国时期的卯字韵唱和盛况

林作标/文

花山，位于太平街道肖泉村西南，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从明代至今，留下来许多精彩的唱和故事与诗篇，诗人们以酒与诗为媒，呼朋唤友，吟诗酬答，通过唱酬、切磋，参与者各任衷趣之所以，畅怀遣情。从最初的花山九老开始，到清代的修梅七诗翁、清末民初的补梅五闲客和民国与解放前后的梅社十八友，直至今天的泉溪诗社，人数众多，世代相传。他们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诗词群体。其最早是明永乐二年甲申（1404）正月下旬，林原缙等人会于里之花山精舍，他们欲继唐白乐天香山故事，取少陵“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之句，分韵赋诗，虽人爵之贵，未及乐天，而雅怀高致，一时所尚，真可谓“逍遥于桑梓之乡，角逐于文酒之会”。一旦登高选胜，道性言情。雅集遗风作为温岭文脉一个源远流长、异彩纷呈、长盛不衰、影响深远的题材领域。正是缘于此，唱酬韵事是花山600多年的生命史和诗歌史。回眸前辈的身影，眼前有景，心中有情。虽然，温岭历史上各种唱和韵事不少，但历次诗人唱和参与人数最多、作品最丰、影响面最广，莫过于民国时期卯字韵唱和与当代好了歌唱和这两次大型韵事，有诗纪其盛。

1948年古历四月初六，为前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花山诗派第四代传人梅社社长胡

大猷69岁初度，梅社诸诗友于胡府晋献寿觞，并将胡老两年前之卯字韵生日诗《丙戌一九四六年立夏适余六十七岁生日戏柬诸友索和》赓和叠韵：余生立夏后，九日辰在卯。六十六年前，破晓啼声皎。岁岁祝生辰，快意图醉饱。剑去漫刻舟，安知节候皎。今年逢立夏，嘉节相湊巧。櫻笋尚未残，汤饼正宜咬。老妻鬓发光，痴女眉黛姣。小儿亦解事，得食不复拗。但喜室生春，何必星缠绵。予如断尾鸡，无复矜嘴爪。对此暂开颜，不觉诗情搅。念我同声人，清俊追庾鲍。火急斗尖叉，莫让胡钉铰。诗用卯字韵，均险而狭，诗中韵脚13个字。且皎与姣、挠与搅，意思相近，不易并用。而皎字只有二三出处，更难驱使。胡大猷抛砖引玉，诗友们尽兴抒发胸臆，对用胡大猷《生日》诗卯字韵极感兴趣，每集会，必用其韵作诗，遂不复作其他任何命题矣。胡大猷诗兴淋漓，前后叠成五首，人共笔老，工练高雅，首作同辈树典型。赵立民、郑丙生、金声并驾奔驰，逸尘而去，均特见数量多而质量好者甚多。赵立民先生兴致勃发，诗意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吟成26首，数最多，而质足以副之，众皆叹服。他的诗作品贴近生活，关心民瘼。目睹百姓颠沛流离，写出的诗气韵生动，意境深沉，融景入情，诗味隽永，感人肺腑。尊胡大猷为龙首，则当称赵立民为状头。盛配追随之，不敢言有何质量，唯以此数量尚未过少耳。其他社员，如林吟乔

等，亦各有三二篇不等，难得女诗人张雪风、林亚风亦各呈和璧一双。此外，由赵立民、郑丙生、金声征得社外友好陈宗直（玉环人芳社人，清庠生，业中医）、黄慎（温岭当街井人，善画兰）、愈允文、左志亮、强光治、杨鸿年，诸老先生各一二首。而盛配亦征得杭州宗文中学校长钟毓龙、之大附中教授同事蒋礼鸿二位先生各一首，顾雪奇先生两首，共得卯字韵唱和诗113首。

卯字韵唱和诗之题材，主要特点有三：一是为对胡公祝寿献诗；二是为贺虎楼落成；三是为邀林亚风晋城。其他纪事写景亦得信笔成之。同仁履险如夷，艺高胆大，知难而进，一如韩文公之作联句诗，可以随时创新。如认皎字为含剪与剪之广义，仍创新而出奇，不为束缚。争奇斗巧，同作苦吟，苦处得乐，各有所得。其中用险韵与钟毓龙先生并列，可知水平。卯皎韵诗，大多于1948年、1949年两年间作成，资料汇于盛配处，迟至1962年始为誉录编订成册，于1971年作第二次编订，誉录为《卯皎韵唱和集》，1982年春出版，共载23位诗人共迭韵113首作品。顾雪奇先生在序中曰：“仅隔三十多年，而魁硕凋残，坛坫冷落，更无人能继起矣，可悲也！惜顾老当年未悉历史之潮流总是奔腾向前，花山吟唱，自有后来之人。”

## 乌龙吞赏花

赵文斌/文

梨树。一株、二株、三株、四株桃树。也一株、二株、三株、四株梨花开梨花的雪白桃花开桃花的粉红两者，各奔各路，各不相干如果看到这样的神迹谁把梨花染成粉色或者谁将桃花改装雪白你一定要惊异地大声喊出比空谷里的山风还响宁愿是眼睛瞬间的恍惚宁愿是意念对春天解读时错乱一群美女忘却来路，一把把花纸伞一架广角数码相机，赋予春天新时代意义

此刻，抬在云层的乌龙山庄。刚刚苏醒

## 双层巴士，一座城市里的美好回忆和灿烂梦想

吴剑波/文



## 老船（中）

江富军/文

水乡，船老大是个重要又普通的职业。我父亲是，他很勤劳。

那时每逢生产队要去五塘（就是现在的东部新区一带）割稻、挖蕃薯，七塘割大茅草，小伙伴们便一起坐我家的船去，这一路我好像是主人。我的船儿让我感受到我有威信。人勤船不懒，在父母的操持及全家的勤劳努力下，我们一家生活得还是不错的。

过了几年，船儿要修了。于是也招来邻居，把船儿从水里拉上来。修船用不了几天就行了，也是乒乒乓乓的。然后又拉下水。

后来机动船普及。父亲与哥哥一起，安装了三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船航行，习惯叫三匹头，也叫挂桨船，可以理解为不用船桨的意思。摇船时代结束了。再后来，陆路运输发达起来，拖拉机横行，三卡出现了，小四轮也出现了。出行用船少了，河道也不少被堵了。我父亲也老了，也该在家休息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把船儿拉上岸时，我已经有了妻子孩子了。老父亲依旧招来邻居一大帮人，大家依旧用绳子拉。我感觉出父亲的不舍，人很多，老父亲只需要指挥指挥就行，只要分分烟就行。大家一齐喊，好像催着船儿上岸。费了好大劲，才将船停在东边的道地上。月夜，向东望，静静的，船儿就像一头退休的牛朝我们站着，像在絮叨。漏船不沉的道理。不久后，这艘老牛般的老船也被别人拆解了。

世步到这里了（温岭方言，意为世界的脚步到这里了）。父亲总是这么说。

我从小就知道，我爷爷也是置船的。到我们这一代，没人从事船业了。下一代也各自经营，顾不得继承衰弱的内河航运祖业。而船队、船王、军舰、郑和下西洋，经常让我感受到历史潮流。上海与浙江之间的洋山港也让我激动过，浙江也正在接通，共享深水港。也正是航运业发达，让本来边缘地带的上海、香港成为中心城市。温岭话说“大海无边”，正是航海让世界成为地球村。下海，下海，船运海运是男性雄伟的天地。不知道为什么，我女儿读书时曾朗诵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船长，我的船长》，一遍又一遍，我听了很感动。惊涛骇浪中，老大、船长，是多么值得自豪的称呼。那时我还年轻，身强力壮，老母亲在为我带孩子，我想我该是船长吧，尽管我不是林肯，尽管船长可能是我爱人。

现在我们都老了，父母走了。

父亲早走一步，曾对老母亲说：你继续看世界。

关于老船，我曾见到两艘，刻骨铭心的。一艘是在深圳蛇口，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家酒店就开在船上，叫海上世界。这是一艘退休的法国豪华邮轮，到过100多个国家，在当时的我眼中是大船。不像现在，万顿轮是随便玩玩就能造出的。我登上船，深深感受到这船曾飘洋过海，我为它骄傲，为自己与它的亲近而充满了沧桑天地感，就像对着珍贵品触摸历史一样。

而另一艘印象更深。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车附近见到的，是一艘大船要退休了，没用了，被人买下，拆解其中钢材、机器卖。我们得到消息去看时，船儿已搁在沙滩上，高大威猛。据人介绍，这船是用足了最大的力量，在涨潮时冲上沙滩，从此它就无法回到它的海之故乡了。它的航海史结束得如此壮烈。我仰头看船体，感叹它曾经劈风斩浪。待拆，残酷难捱。船儿拆解后，有许多传闻，说是还有许多罐头没吃的，还有衣服没拿走的，还有说是有毒气的，因为舱底长期不通风。总之船被拆了，卖了，完成了它最后的价值。我们的不舍与无奈也随之而去。

## 绝处逢生第十一章

江鑫荣/文

今天就要去见爸爸妈妈了，你得精神一点！念雅高兴地帮薛承整整衣冠，难掩激动之心。

时间还很早呢，扰人清梦。薛承揉揉惺忪的眼睛，笑着说。

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不比往常，你必须要拿出工作上的积极性和严肃性来对待这件事！念雅轻轻拍了拍薛承的胸膛，不忘叮嘱道。

遵命！老婆大人。薛承夸张地露出一个大笑脸，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去祁阳后，就很少去你家了。

亏你还记得，许久没见面，这印象分尤其重要。

好好，都听你的便是。

念雅深情地看着他，双手搭在他的腰上，啧！帅气！精神！

薛承侧过头附在她的耳边，笑着说：可喜？

臭美。

对了，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小焱了，等会儿你给这小子打个电话，让他也过来凑个热闹吧。薛承说。

他啊，早就收到风声了，

待会儿准能见到他。

## 成人之美（上）

这倒也符合他的性子。薛承笑着说。他有什么性子呢？她疑惑地盯着他问。八卦。

念雅偷笑道：今天，你才是主角，就算他爱八卦，最多也算个采访者。

说得像在拍电影似的。薛承笑笑。

难道不是吗？人生不就是一幕戏，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但是每天都有精彩的演出。念雅感慨道。

现在说话倒像哲学大师了，寓意深长。薛承夸赞道。

近朱者赤呀，跟你久了，能不受影响吗？念雅揶揄道。

薛承笑了笑，小焱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呢？

他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与我照面的次数也不多，前段时间还跟朋友搞了个小额担保公司。念雅说。

担保公司？薛承嘀咕一声。

可不是吗，我是不赞成他去干这些金融类的生意，他自己又不是科班出身，能懂什么呢？

你这倒是提到了重点，现在金融类的业务鱼目混杂，到处是陷阱，还是小心为好。

我也这么认为的。念雅说。

你见过他的朋友吗？薛承问。

念雅点点头，见过几次，其中一个叫陈源，是小焱留学时的同学，人长得清清瘦瘦，是公司股东之一。另外两个好像叫林成和陈家栋，他们是柏源的朋友，也在帮忙打理金融公司呢。

他怎么想到去搞金融这一行呢？薛承嘀咕道，感到十分不解。

听他讲是老爸准许他去创办这家公司的。既然老爸都同意了，我就不瞎操那份子心了。念雅摊摊手，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你爸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去监督他，这还需要你这个当姐姐的去看着点他。薛承提议道。

念雅眉头一皱，脸色变得几分惆怅。我也是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怎么了？薛承问道。

念雅重重叹了口气，还不是我的外贸公司啊，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薛承连忙问：公司怎么了？

念雅忽然白了薛承一眼，把气撒在他的头上，都怪你太忙了！欸！算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薛承立马搂住念雅，轻声哄道：你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有什么需要我效犬马之劳的，尽管吩咐，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说得倒是好听！念雅摸摸眼前这张消瘦的脸庞，满心心疼，叹气道：算了，你自己的事情还忙得焦头烂额，我的这些小事就不跟你唠叨了。

谢主隆恩。薛承笑着亲了她一下。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就不提这些闹心的事情了。念雅大度地挥挥手，仿佛要把晦气一扫而光。

两人驱车前往百里山庄，大概花了小半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园中的侍者早已接到了通知，候在大堂外恭迎他们。

薛承对这里的环境相当熟悉，先前也来过很多次，唯独今天过来，心里反而裹挟一股紧张的气息。幸而多年的商海沉浮，练就了一身处事不惊的本领，这才没有在神态上显露出来。（未完待续）